



# 为了稻香满人间

袁瑰秋 熊育群



## 来到扬州

王向明

扬州，南邻长江，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，又得高邮湖、宝应湖、邵伯湖等大小湖泊浸润，自古就是一座与水结缘的城市。城市有了水，便有了灵性，尤其是到了春天，嫩柳吐芽，万花竞放，岸边的柔枝倒映在水中，风一吹，水面荡起涟漪，那光影正与扬州的精致典雅相得益彰。

我生长在中原地区的一个小村庄，平原地带一马平川，除了村西口外有一条约10米宽的河，很难再找到一条像样的水系。正是基于对水的强烈渴望，我长大后不管是上大学，还是找工作，都一心想着能到水系发达的南方城市。2011年，妻子考上了扬州的公务员。当时我在镇江工作，为了方便妻子，我们把家安在了扬州。后来，得益于组织上“团圆计划”的政策，我也调到了扬州。

我到扬州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交警，每天都要跟各种各样的市民打交道，语言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障碍。扬州话属江淮官话，与普通话区别不小。在路上执勤，经常是人家听得懂我说话，我听不懂对方说话。尤其是遇到了上年龄的老人，浓重的方言更是让我一头雾水。为了突破语言关，下班的时候，我喜欢在老城区转，那里老年人多，方言说得也最地道。半年下来，从最初的一点听不懂，到后来的一知半解，到现在零障碍交流，我这个客居扬州的警察，开始一步步融入这座城市。

扬州的朋友带我去吃早茶，特别讲究仪式感，每次都要选自己喜欢的那家茶楼，挑一个临窗的雅座，专程带上自己的好茶，点上几种馅料不同的包子，一口包子一口茶，望着窗外来来往往的游船，慢慢悠悠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。不过，他这种享受生活的方式，并不适合我们这些交警。每天一大早，我们就要到达执勤岗位，迎接城市交通早高峰的到来，抽不出时间慢慢悠悠地吃早茶，经常是过了早高峰，才饥肠辘辘地跑到路边的小馆子里点上一碗阳春面。

和美食一样同为扬州城市名片的，还有扬州的美景。但凡有空闲时间，我就骑上一辆单车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，穿过古色古香的东关街，坐在夜幕下的东关古渡口，看古运河两岸星光点点。它们如同这座城市的地标文昌阁一样，陪伴着这座城市坚守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也正是有了它们，扬州这座城市才更加厚重。这种厚重，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，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，寻找着诗人笔下“烟花三月”的扬州。

交警除了早晚高峰站岗，也经常需要开车在路面巡逻，横跨京杭运河的那座大桥是我每天的必经之地。如今的扬州，高速公路路网发达，动车、高铁南北纵横，交通十分便利，但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的航运作用并没有被取代，依然年复一年履行着使命，造福着当地的百姓。

运河之水养育了扬州，兴旺了城市，扬州人也对这条河心存感念。每年金秋到来之时，一年一度的世界运河城市论坛都会在扬州如期召开，来自世界各国和国内各地的运河城市代表齐聚扬州。作为警察，我为他们在道路上保驾护航，参与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安全；而妻子作为外事部门的翻译，用流利的英语向八方客们讲述着属于扬州、属于大运河、属于中国的故事。



图为扬州风光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# 大地

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新中国即将成立，19岁的卢永根毅然奔赴祖国内地。他考入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，秘密从事地下学联工作，迎接广州解放。卢永根本是学医的，为了更多地为党组织工作，他选择了功课压力相对较小的农学系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广州还有很多特务暗中进行破坏活动。卢永根没有暴露党员身份，利用学生身份暗中调查，为党组织甄别特务作出了贡献。

1952年，包括岭南大学农学院在内的数所学院合并成立华南农学院。1953年卢永根从华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。改革开放后，卢永根获得了公派出国的机会。卢永根的祖辈即移民美国，他去美国留学时家已有30多人定居美国。在美国与亲人相见时，他的母亲已身患重病，家人竭力劝说他留下来，但卢永根最终还是回到了国内。从小疼他的大姐给他寄来了一张一家三口移民美国的表格，只需要他本人签字即可生效，卢永根再一次拒绝了。他含泪回复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祖国正需要我。”

从1983年到1995年，卢永根担任了12年华农校长，为华南农业大学办学规模、学科建设等各方面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，破格晋升优秀青年教师，建起了先进实验室，盖起了教师楼、高端人才公寓，为全校教职工装上了程控电话。他亲自设定课程表，撰写教学大纲。为了将国外先进学科引入，他经常加班到深夜。他的笔记本上写得最多的，就是教学计划和他在国外大学见到的先进学科的情况。在卢永根的努力下，华南农学院陆续开设了21个专业学科。1984年，华南农学院正式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。

正是在这样的不断寻找、不断搜集、不断研究中，卢永根在作物遗传学、特别是水稻遗传学和稻种质资源研究上，取得了重要进展。他提出的“特异亲和基因”新概念，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。1993年，卢永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。

卢永根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家庭。初中时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——语文老师、共产党员萧野。卢永根由此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，并选择到坚持爱国教育的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。在培侨中学3年，他脱胎换骨了，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成绩出众的好学生，骨子里是一个“随时准备为共产主义献身”的进步青年。他以“平原”为代号，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。1949年8月9日，还在念高中的他被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

很多时候，卢永根刚把脚踩进水田，学生们的脚就跟着踩了进去。6月正是水稻抽穗、扬花的时节，那些日子除了上课，师生们都泡在水田里。哪有农人不忙碌的？在他们看来，学农的人既是学者又是农民。他们顶着广州酷暑最热的日头，头皮都被晒得发烫，脚底却是很凉的泥。

学生们总是看到稻田中的卢老师一副陶醉的样子，即便耄耋之年他在稻田里也如履平地。他一次次弯腰贴着稻穗，用放大镜观察花粉、柱头，针尖一样的稻芒常常扎破他的脸、刺伤他的眼睛，他不在乎。昂起头流完泪，他轻轻揉一揉发红的眼睛，又继续弯腰。他与宝贝似的稻穗、稻花脸贴脸、心贴心，像在听花开的声音，又像把心灵潜入稻花深处，一呼一吸都沉浸在奇妙的稻香里。

### 四

2015年底，卢永根在院士例行体检报告中注意到，一些指标突然异常升高。情况危急，这次他不得不做“活检”，诊断结果是前列腺癌晚期。

2016年下半年，妻子徐雪宾和女儿卢红丁强迫他住进了医院。这时卢永根已经出现了肺部感染和骨转移，他腰背酸痛、头晕胸闷、难以行走。专家的结论是：中位生存期半年左右。

2017年3月14日下午，他们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——捐款。夫妻俩颤巍巍从医院出来，互相搀扶着上了车。

在中国建设银行华农支行柜台前坐定，卢永根从破旧黑色的挎包里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缓缓取出一个又一个存折。他将这些存折里共计693万元的存款，全部转入了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账户。

一周之后，中国工商银行华农支行的工作人员上门来到卢永根的病榻前。卢永根强撑着孱弱的身躯，一次又一次输入密码，一笔一笔签名，把最后187万元存款也全部转出，最后清点出捐款8809446元。这笔钱作为“卢永根·徐雪宾教育基金”，用于奖励该校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、研究生和教学科研优秀青年教师，以及资助农学院邀请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来讲座。

在此之前，卢永根还将广州花都两间价值100多万元的祖产商铺捐赠给了罗洞小学，租金收益用于奖励教学。这份祖业属于卢永根和他哥哥卢永经，远在美国的卢永经为此专门去中国领事馆办理了委托书。

尽管在捐款上毫不吝惜，但生活中卢永根的节俭是出了名的。下雨天他怕皮鞋淋坏，就脱下来拎在手上。师生们经常看到他穿着T恤短裤，拿着饭盒，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，跟大家在一张长

条桌上吃饭，而且说笑有笑。每一次吃完饭，他的碗里一定是一片菜叶、一粒米都不剩。卢永根家里陈设也极其简朴——小饭厅的小圆桌，两张磨白了边的老式靠背木椅，客厅与餐厅用五斗橱隔开，这五斗橱还是住平房时留下的旧家具，前面当鞋柜用，后面方框里放着旧款电视机。房间里没有装空调，连窗帘也没有。在他和徐雪宾的生活里，物品从来没有款式新旧之分，只有能用与不能用之别。对于浪费，哪怕是一丁点浪费，他们都于心不安。

### 五

卢永根与疾病抗争，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，他的生命奇迹般地延长到了2年8个月。由于病情，夫妻俩说话很少，这样的朝朝暮暮默默相守变得愈加珍贵。

他们俩先后办好了遗体捐赠手续，把自己的身体用于医学院解剖课。早在2012年，徐雪宾就拖着手术后的身体，顶着六七月间广州最热的太阳，一遍遍跑去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填报各种表格。办好了繁复的手续，拿到红色的“遗体捐赠荣誉证书”，她心里才踏实。

2019年8月11日8时30分，卢永根出现浅度到中度昏迷。血氧水平一直下降。对这种状态的病人，医生采取的办法是先送去ICU(重症监护室)，全身插管，对症处理，延续生命。卢永根还在清醒状态时，医生跟徐雪宾说：“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把卢院士送去ICU吧。”

徐雪宾说：“你可以把这个意见直接告诉他，让他自己做决定吧。”卢院士的答复虽然断断续续，却十分坚定：“不要再浪费国家的财物……不要做任何抢救……不要做任何有创面的治疗……”他之所以不想让身体有任何损伤，是想把完整的身体交付给医学院的学生。

8月12日凌晨，卢永根告别了这个世界。

卢永根走后，他的学术“基因”依然在传承。弟子张桂权教授主攻“基因组学”，刘向东教授研究“四倍体”，傅雪琳教授研究“野生稻”，他们方向不同，但心心念念的都是同一块“水田”。张桂权教授年纪不轻了，依然经常下田。傅雪琳教授两天不下田，心里就发慌。她也不知道那块田到底有什么“魔力”，一直吸引着她。直到卢老师走了一年，她突然有了领悟：那块“田”是从丁颖老先生到卢永根院士，到张桂权教授，再到自己这一代又一代农人用人生和信仰耕耘、守护的“生命田”。卢永根老师的根在那里，魂也在那里，他带出来的学生也和他一样，心在那里，念在那里，信仰在那里。他们的努力，是要让稻香香遍这个生生不息的人间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## 老屋乐园锦鸡飞

胡竹峰

老屋后面连绵皆山，密林里野草与树木丛生。不仅有桃李杏兰，更有满坡映山红如火焰升腾，绚丽壮观。暮春时山里有各类菌，鸡枞菌、枞树菇、胭脂菌，还有一种菌状若玉盘。那些食用菌或炒食或烧汤，鲜美之极，是我童年时候最大的饕餮之乐。夏天的覆盆子我也喜欢，又大又甜，长在一人深的芒花中。立秋后，山里毛楂、柿子熟了，板栗也裂开了口，露出深红的栗壳，只脚踩过，那栗子破壳而出，生栗子香脆清甜。冬日衰草夕阳，万木萧萧，在茶园里摘茶籽投掷玩耍，也是乐事一桩。园主见了也不恼，只是叫我们不要踏坏了茶叶。

啄木鸟在后山敦敦啄木的时候，灰色的野兔蜷缩松针上，盖着梧桐叶，似睡又醒。肥胖的黄鼠狼从猫儿刺下钻进钻出，松鼠自乌柏上轻捷滑落，一个闪失，闷声跌在地上，似乎极惭愧般，逃也似跑入草丛，惊得觅食的山雀猛地窜出，慌忙展翅掠至山间。老鹰飞得比山还高，遥遥只见一黑点在头顶移动。还有山羊、野猪、獾与獾子麝子出没，最稀罕的是锦鸡。

有一年在山中见到一只红腹锦鸡，夏日阳光下，毛羽璀璨明艳。它每天下午准时飞来，我亦按时去，只不近前，它也不避我，彼此相隔丈余。末了，见它从

这边松林纵向对面的山岗，夕阳辉映，像团赤红的火焰盘旋山间，须臾飘然隐没。半月后，那锦鸡消失不见，一连几天不来，我很怅然。

锦鸡常常两只同行，一雄一雌。雄鸡有白腹与红腹两种。白腹锦鸡，腹下一白，体态华丽，头背胸翼翠绿色，太阳下熠熠有光。鸡冠殷红，颈毛黑白杂陈，最惹眼的是尾翎，斑纹泛着银蓝色。红腹锦鸡胸腹翼均红彤彤的，羽冠金黄，如丝丝如缕。颈部是金棕色的，散开像扇子。尾翎褐黄相间，累累有纹，背部如披翡翠黄金铠甲，炫彩缤纷。相较而言，白腹锦鸡淡雅轻盈一些。红腹

锦鸡则一味华贵威武，风度翩翩。京剧武生帽冠上花翎，用的就是锦鸡尾雉。雌性锦鸡娇小清秀，大多朴素无华，没有羽冠，尾翎也短一些，通体棕褐，黑纹斑驳。

雄性锦鸡，人來也不惊不惧，顾盼自得，只是待近得身前，见有捕猎之意，方才翩然飞走。飞时毛羽蓬松，肩羽开屏抖擞，双翅微斜，尾羽在空中卷起几个弧圈，抖撒得五彩华丽。

听说锦鸡极难饲养，偶见有农家饲养锦鸡，走近一看，那锦鸡似乎都少了一点抖擞的精神。幸而现在生态越来越好，山里的锦鸡又多起来了。